

圖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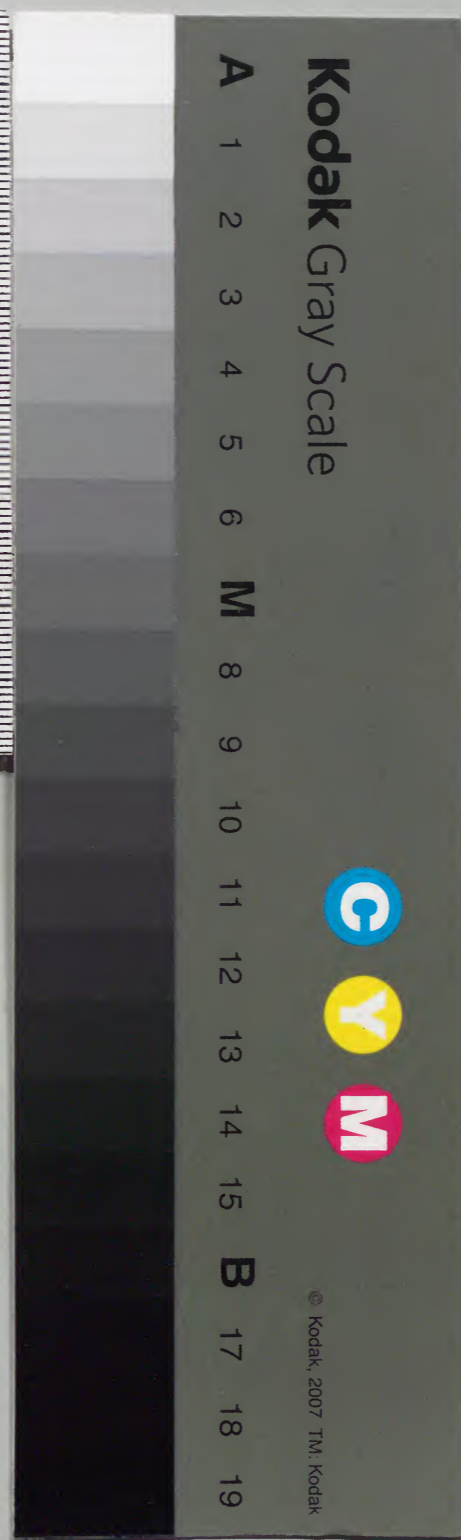
七十五
七十六

庫文閣内			
一五	三	漢	
四函	〇		
六	三	書	
七	七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一五	三	漢	
四函	〇		
六	三	書	
七	七		
架	冊	號	類

(口四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40)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圖書編卷之七十五

朱

淺途入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用編

發而中節

無往不善

善

中庸

性善 性無 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

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圖

圖書編

卷之七十五

朱子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擊矣說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未感時言耳當此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

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總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書黨後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羨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與夫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自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偏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

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

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荅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貞也

按此圖性之統體本無不善而下則以善惡相對言也其實統體無不善發用亦無不善而惡乃善之反非天命之本然也可見善惡不可對待譬豆之族譜自始祖派下宗子庶子自有分別不可以嫡庶兩派對分爲族譜定式况嫡長爲宗子一而已矣而旁支派衍可勝窮哉

孟子七篇一言以蔽之曰道性善蓋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率性之謂道率此也惟仁義禮智
 我所固有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動自露其
 端是怵惕惻隱即性善之本真而納交要譽乃其轉念
 漸流於惡耳奚可以惻隱納交相對待耶惟其善也靜
 固善也動亦善也動而後有不善者非其性善之本真
 非其祖傳之嫡長也水之源固清也流亦清也而後有
 濁者固不可不謂之水非其源頭之本濁也亦非源頭
 本清而其流則有清濁兩派之對分也若以貞而靜者
 屬之未感動而妄者屬之感是又以感與未感分善惡

矣豈真知性者哉故子思子不于性上分體分用分靜分
 動只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又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
 非才之罪也孩提知能之良愛親敬長固此仁義之性
 衆人日夜之息平旦好惡亦此仁義之良所以認定性
 本善情亦本善才亦本善而其功夫只在直養無害雖
 諸說紛紛不煩辨解性學于是乎定矣噫儒學本夫知
 性知天養性事天性善之外更何事多言以滋後學之
 惑

古今言性考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克安厥猷惟后

易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大學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自誠明謂之性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

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樂不顧駭厥
疾不瘳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論
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
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
杞柳爲柎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

柎捲則亦戕賊人_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_{仁義}
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流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
子曰水信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頰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
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自手之白

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也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
 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
 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
 外也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
 者也然則者亦亦有外與

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則誰先曰
 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之敬弟乎彼將曰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瀆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

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衆以瞽瞍
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一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煉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申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程伯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
以外物為外牽也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
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
烏可遽語定哉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
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

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總說時便
也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
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
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
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
則人不可不知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
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
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
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
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
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
而不與焉者也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見天地所生之物雖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道
便只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
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
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
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之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

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
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
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
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
性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
如此

覺悟便是性 性靜者可以爲學

程叔子曰問喜怒哀出於天性否曰固是總有生識便有
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否曰
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
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
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洄洑此豈
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
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明道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
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
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
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
精粗却被後來言人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

第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性同乎曰性字不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

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

義求其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以名

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

道也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

無人欲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

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

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先生曰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

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真德性

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蓋性

上蔡謝氏曰佛氏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

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此私意總有意便不能

與天為一便非天性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

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

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陸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瞍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陽明王先生曰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天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其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

皆不能知其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
 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
 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
 也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
 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
 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
 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
 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致者
 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是
 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也
 儒者認理為內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志益嘗
 闡之乃至龍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
 歟不可以不察也

天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總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
 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
 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周惺齋思解
 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困知說曰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

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氣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

而為入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為物之道物是也而

道又不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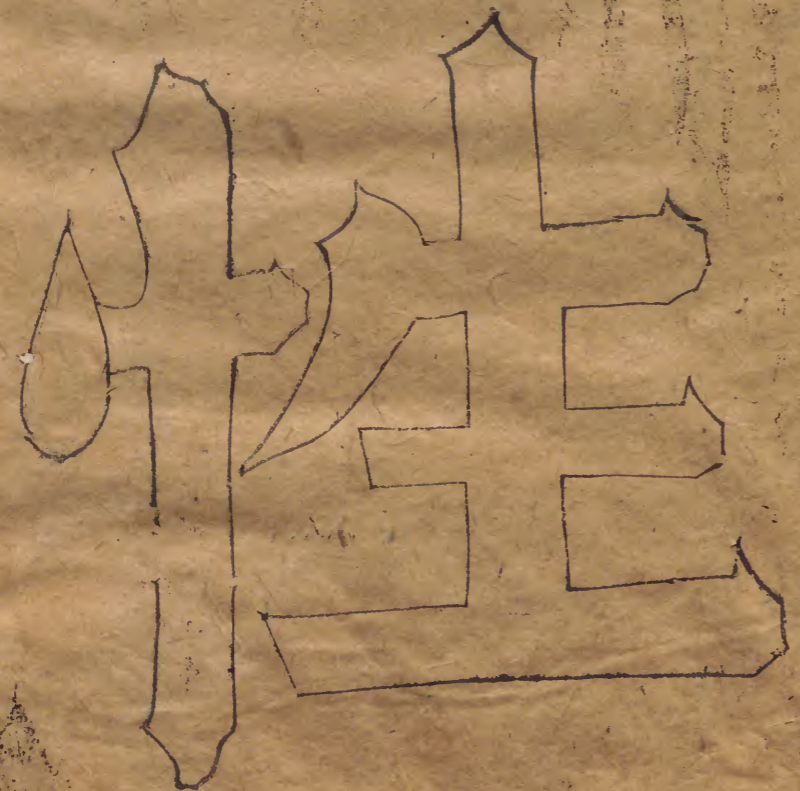
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君子之道鮮矣者蓋

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專於修道

之致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

道也

性字圖



性字

性一而已矣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物
得之爲物三才各足萬類各正無古今無憂憂無形聲
無終始無內外無隱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而其生生
者無瞬息停也自人得之爲人也在心之思爲睿在目
之視爲明在耳之聽爲聰在口之言爲從在視之動爲
恭遇父子而親遇君臣而義遇兄弟而序遇夫婦而別
遇朋友而信遇事物之感觸而喜怒哀樂一真渾然有
感即見無聖狂智愚無少壯老死以量番城地境在吳
在而冥生生者無瞬息停也夫性之爲性也乃性之
廣大無際窺之不可得而見存之不可得而測也
生生何哉蓋古人制字象形會意莫不有深義性爲性
從心從生則謂性爲心之生生不息者此也雖淵淵浩
浩莫測其端倪然其爲時行爲物育天地此生生也爲
聰明爲惻怛人心此生生也否則一息不生天地幾乎
毀矣况於人乎哉或曰無徵不信謂性爲生理于何而
証之也不知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者我也我固存之也
性也所以孟子謂仁義禮知根於心惟其根之深是以
隨所感而生則惡可也也觀諸孩提本之爲不學不慮
之良者一也然遇親而愛生焉一性之仁所由生也遇

長而敬生焉一性之義所由生也孩提莫不然也觀諸
衆人具之爲不忍不爲者一也然乍見孺子入井而惻
隱生焉非仁性之生生乎不受嗔噉之食而羞惡生焉
非義性之生生乎衆人莫不然也以至賓主交而悚然
恭敬生于性所固有之禮也賢否別而昭然是非生于
性所固有之知也自四端以及萬善莫不然也此所以
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也矣故者以利爲本利即生
之是順也所以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善即生之自然也山之性水之性皆此生機也是原
天地間皆此性之生機而人皆莫之覺焉耳或曰生之
謂性告子有是言矣子盍夫子胡爲而闢之也不知性
非闢其言也知其于大生之中無所分辨果以人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知性之未真故以食色
爲性乃有仁內義外之惑也不然形色天性與食色性
也之說何異况告子食色性也之說或持氣言則已昧
乎繼善之本真矣雖云生即氣也性之外無氣氣之外
無性而專於氣上言之則資始流形各正性命人與禽
獸所異幾希何在耶且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孰爲之敦
化孰爲之川流至于綱緼化生則氣固無終矣然氣之
流行一本之天命之自然者性也人皆得天地生物之

心以爲心而氣不得以拘之卽論語性相近是也卽樂
記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雖二氣紛擾參差不齊而心
之生生不息一而已矣試觀天地化生萬物之生理人
心初發意念之生機有一不善者乎孟子卽夜氣以驗
人性之善亦曰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
之性者此則牯亡之後習氣使然也豈夜氣生息之真
機天命之本然哉是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生生不
息者本自於穆本自不已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惟知天
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則知天之命則知此性之生生
又不可分性氣而一之矣論者又以易曰天地之
曰生日生生之謂易易也性也果何所分別哉殊不知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生生之謂易陰
陽不測之謂神會而通之則性善之所承繼者得非一
陰一陽生生不測之道乎又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孰謂神易非吾性乎是故
求其名則天命之謂性生生之謂易究其義則性因天
命之生生而貞一不雜者也易卽天命之生生而變化
不窮者也易也性也天也一也故曰知性則知天

性善

古今論性者紛然不齊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性善是性
善一言果足以盡性之蘊乎諸家之說果皆邪說淫詞
不足與言性乎蓋性一也有指其源而言之者有指其
流而言之者有指其末流之遠而言之者又有不得已
合源流而並言之者謂非言性則不可謂其知性之本
源而其言有功於世終不若孟氏道性善之簡而盡也
何也維皇上帝降襲下民厥有恒性此性學之所自來
未聞有善不善之說由上之人無異教下之人無異學
而天下同歸於善則性學固無待於多言也特至戰國
處士橫議性學之晦也甚矣姑問諸家之說觀之有所
謂性無善無不善者非止言其源乎有所謂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者非止言其流乎有所謂有性善有性不
善者非止言其末流之弊乎有所謂為我至於無君無
愛至於無父執中至於無權非各執其偏見而舉一廢
百者乎其餘杞柳湍水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均之
為一偏而非知性之全者故孟氏直從天命之本源而
言之曰善凡諸家或言其源或言其流或言其末流之
弊或其源流之同皆不與之辯是非論同異惟性善一
言真有以砒砥柱障狂瀾而功不在禹下也但天載無
聲無臭不可得而窺也乃自其所發端者驗之曰天下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以溯其流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皆吾性之順應以探其源而仁義禮智一皆吾性之本真觀之孩提而知愛知敬無不同也觀之衆人而乍見孺子入井無不同也觀之於行道乞人而不受嗚蹴之食無不同也惟其性善之同此所以人皆可爲堯舜而克之可以保四海也此豈孟子之獨見乎孔子係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氏願學孔子而其言豈無所本乎是故性善之說一倡凡諸論紛紛者歸諸一矣柰何人心好異性道難測其餘不著不察者吾無論已秦漢而下若荀若董若楊若韓若歐俱一代巨臂不曰性惡則曰性者生之質不曰善惡混則曰性有三品曰聖人性非所先且佛氏見性之說使天下高明之士群然爭奔走之若洪水滔滔將胥天下陷溺於頽波中而莫之覺矣宋儒欲倡明孔孟之學以正人心熄邪說宜乎一宗性善之旨以挽其流而歸之中也已吾嘗得之程氏焉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是亦言性之源也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譬之水清是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是亦言性之流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又合性之源流而並言之也言
雖不同無非發明孟氏之旨然張子氣質之性尤爲後
儒所信從焉是果發孟氏所未發乎予故曰不若孟氏
之言簡而盡益不獨爲戰國言也嗟夫由宋以來士之
識卑守固者或偏於剛或偏於柔而委罪於氣質之性
者固不能溯流窮源以窺乎性善之蘊然求之高曠虛
寂者謂修性不脩命萬劫英靈難入聖岐性命而二之
其說不攻自破獨佛氏謂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本來無
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將探性之源頭以示人其說彌近
理而大亂真也或又從而和之是率天下而歸於虛寂
之教矣爲世道計者果以氣質之性爲定論乎則性之
謂性可獨非也果以性無善無惡爲定論乎則無善無
不善必在所取矣苟曰不然則群然嗾斯人之未見性
也吾且無論其見性與否深慨孟氏之學不明於斯世
而人皆敢於改敝公爲異說一至斯也安得真信孟氏
性善之旨者與之共學乎孟氏之學

性無善無惡

三代而前教必本之上也間有異學不過支離駁雜其
說爲易辨三代而後教率由乎下也人人得爲異學而
且高深玄遠其說至於不可窮夫惟易辨則其所眩惑

者止於淺陋之夫爾惟其不可窮詰斯聰明俊慧之士
莫不沉心邁往反爲之增樹赤幟而廣淵藪焉學之弊
可勝言哉粵稽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世道若愈趨愈下
而性學無不同也故民各率其性以從夫上之教而廣
之諺曰耕田而食斲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周之詩曰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此所以熙熙
皞皞道德一風俗同而三代已前未聞性學之辨也非
不辨也率性之教同而無待於言也迨王降而禮制廢
仁假義未免違道以干譽矣然仁義出于假借則其人
莫不知之雖老氏之流其學以自然爲宗而孔子之深
辨想其說亦未之倡焉况柔謙恬淡其去吾性道尚未
遠也至戰國處士橫議其縱橫闔闢之談不足與較獨
楊子爲我之義墨子兼愛之仁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
論似是實非孟子不得不力詆之使斯道皎如中天之
日以有孔子孟性善之學在也自孟氏沒而學益多枝百
家榛蕪不可枚舉佛氏乘其弊乃倡爲直指專明
性宗以無念無相無住無着爲祖派而性無善無惡之
說所自出也雖宋儒理學大明亦多有自彼教中來者
至謂人性本自虛寂反援聖人經典以緣飾之可乎哉
試舉五經四書所言觀之果與佛氏同乎否也何也無

方無體言神易也無聲無臭言天載也無好無惡遵王道也不識不知順帝則也無適無莫義與比也不睹不聞未嘗不戒懼也不言不動未嘗不敬信也不學不慮未嘗不愛敬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言哀樂之相生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言聖人之從容而中道也可見聖人之言無也果欲人之歸於無哉雖至於無內外無隱顯謂性本通內外隱顯而一之者也無動靜無語默謂性本通動靜語默而一之者也無古今無人我謂性本通古今今人我而一之者也彼云性無善無惡果通善惡而一之謂乎程伯子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絕說性便已不是性正欲人反求默識不可徒求諸言焉耳非以無爲宗也佛氏惟其宗無故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以父子兄弟夫婦爲假相以色聲香味觸法爲根塵必欲脫離之而後已而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此所以謂不思善不思惡正是本來面目人特患其不見性耳一見之而又何假於修習之功哉嗟乎惟其有見於性本無善也本無惡也所以學亦不修善也不造惡也一言以蔽之曰無而已矣若吾孔氏之學固不言有無而至善得非其宗乎方其寂然不動固無善惡之象而未發之中謂非天

性之至善所當止者乎是故宗孔孟止至善之教者慎無惑於釋氏之說

氣質之性

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是下民之常性皆上帝之降衷公明正直無有頗僻者也然未有人而無氣質者故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故謂聖人惟能踐形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也以天性無有不善故孔子謂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又曰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孰謂形色天性之外又別有天地之之性乎夫微之詩書孔孟明訓昭然性固合有無隱顯內外精粗而一之者也至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玩其辭意幾微之間相去殆霄壤矣何也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彼天大虛也氣也地大塊也質也天地之氣質渾渾淪淪六合之內充塞無間天地之性安在哉人即小天地也若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則未有人而無其形者亦止得其氣質之性已爾而天命之性又安在哉文武周公皆天縱之聖其止至善則一而已矣若止論其氣度即今想像而擬議之雖父子兄弟聚于一堂不無緩急剛柔

之別會謂聖人無氣質乎哉况自天地人分而言之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果天止得其氣地止得其質惟人獨得仁義之性而又兼夫氣質之性乎苟非真能知性知天不爲名義纏縛而直窮到底謂氣即性性即氣混然無別固不可矣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亦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也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或曰義理之性孟子道性善是也氣質之性孔子性相近是也性善則一而矣孔子謂之相近何也曰孔子係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成不外乎陰陽之氣而謂之性善固已有明徵矣魯論二十篇孔子言性止一見之耳何爲不以理義至善者示人而祇示以氣質之性又何爲不歸咎氣質而獨歸咎於習耶殊不知善與惡則相遠矣而相近云者正謂其善之微有不齊再即孩提觀之愛敬性也其所以愛雖不齊而愛相近焉其所以敬雖不齊而敬相近焉非愛與不愛敬與不敬相近之謂也亦非以孩提氣質未免尚有理義之性故不慮之良知不學之良能一不諸天性之真及其長也氣質壯盛乃盡變其知能之良一從乎氣質之性也豈獨孩提爲

然人至爲穿窬盜賊必非氣質之美矣吾恐乍見孺子
入井其惻隱尚相近焉不受嘍蹴其羞惡尚相近焉不
然胡爲加之以惡名卽艷然不悅也特習日遠而廉耻
日喪以至牯亡之殆盡耳後之儒者乃不從心之生機
以認性反指習之漸漬爲氣質而使人皆藉口于善惡
相近之性耶或曰性善一而已矣而有不齊焉何也曰
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
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善乎陽明
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
者有得一甕者局于氣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
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器不能拘矣信斯言也氣質
萬有不齊性則一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
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
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爲
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
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理義之性則非矣嗚呼天命
之謂性性本善也率性之謂道順乎性善之自然也自
性有天地氣質之分而人不信乎天命至善之本體矣
自善反氣質之性以存天地之性之說興而人不信乎
率性之功矣况孔孟本欲合物則仁人形色天性而一

其泉湛氏心性圖



之宋儒未免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
 並立果一之乎抑二之乎當必有辨之者矣
 之致不明不行人人自諉於氣質之性而莫知自變其
 習也何怪性學之愈晦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性', '氣', '質', '心', '性', '學', '之', '愈', '晦', '哉']

圖書編

卷之五

三

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一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知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曰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而外天地萬物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心性總論

聖人之學心性之學也學聖人之學而于心性未深知焉欲求作聖也難矣茲因同志辨論迺備舉經傳及儒先訓解而會通之以求歸一之旨將謂心性無二義也存心養性動心忍性孟子嘗對惠而告之將析之爲二歟陸子則謂情性心才只是一般物事言萬不同耳且

先舉其不同者言之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虛氣曷從分析而知覺又從何來與之合也曰在天爲性在人爲心然性本各足于人而心獨不原之天耶程子謂心也性也天也一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此皆以理爲主也先儒于心卽理則疑之固質諸理義悅心未脗合也于性卽理則信之然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謂順性命之理而理性寧無層架之疑乎于是理氣之辨析入秋毫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與物同以理言之仁義禮知人與物異蓋謂心之靈知覺一而已矣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信斯言也心乃知覺運動之氣也非理也已彼生之爲性固不可以知覺運動之心混人與犬牛而無別矣然知覺知也運動能也孩提不學不慮之能知果專屬之心而無與于性不失赤子之心者非盡性之大人哉且性則人與物異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曾何人物之異也甚矣理氣分而心性裂矣然則有指良知爲性者有指覺爲性者果知性之言乎但性而專以覺言則天命之謂性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命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

穆穆非性乎自誠明謂之性明即覺性也誠非性乎孟
 子謂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亦有覺乎或有專言心者曰
 心統性情而以心統性諒非確論或有專言性者曰性
 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
 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而心可專以有形拘之耶至
 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人心每聽命焉不幾于析性而
 二之乎而析性為二者乃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
 何怪心性愈不明也嘗于五經而究聖訓之所自焉言
 心自舜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非即人與道以分心也蓋心一也循人之形氣則危循
 道之自然則微精一執中正欲一循乎道也夫率性之
 謂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道也中也非性而何觀文
 王于六十四卦獨于坎象指心象示人曰習坎有孚維
 心亨蓋坎之畫象一陽在中何其微也二陰在外何其
 危也坎本險維心亨所以不可無精一執中之功也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危微係乎操舍之間故孟子一言以蔽之學問只在求
 放心後之言心者此其的也言性自湯始曰維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孔子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正言性善微有

圖書編

卷之五

三十一

不齊非善與惡相近也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孟子
子祖之則曰性善至驗其性之善又只在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此非言性之所自來耶學者于此會其立
言之旨言性則心在其中言心則性在其內即如大學
非遺性也至善即性也不然何以正心必先于致知而
格物也中庸非遺心也戒謹恐懼非慎其心之獨知而
何或曰心性合一明矣性爲心體情爲心用不愈見其
合一之妙乎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心如是性如是若
以情性爲心之體用是二之也程子謂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
言心即所以言性無二義也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靜非心之寂乎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動非心之感
乎發與未發中和異名敦化川流小大一德心性本一
豈待合之而然哉或曰心性一也存養可並進乎曰心
性不可岐而二實不可混然而無別也孟子謂盡其心
者知其性即其上下語意苟心有未盡則性不可得而
知矣所以謂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孔子謂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于此徹底瞭然庶幾存養一齊俱到
矣或曰心性特字義之別歟曰名義何可勝窮如一人
胞中仁義禮智喜怒哀樂孝弟忠信知覺才能精氣魂

圖書系 卷七十五 三十三
魄雖皓首窮年未易悉也姑自心性二字求之則前舉
經傳及先儒之語亦以備矣果能以辭害意而得意
忘言更何必別爲之說哉是故自心而言心天君也所
以爲人之主宰而神明不測包括乎天地貫徹乎古今
浩浩乎一體無間者無內外無小大也自性而言性天
真也所以爲心之生理而純粹至善天地之發育古今
之化生肫肫乎一真不雜者無方體無聲臭也雖然即
心即性謂性即心體運用于心者即性之發用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特心性本體淵淵浩浩不可窺測故易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云復以自知者此也孟子謂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以即乍見
儒子入井以觀不忍人之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
驗仁義禮知之端循其言以及求諸身亦在人之深造
自得耳否則執辭迷真轉語滋惑何取于言哉或曰學
誠不在言詮但心性乃吾身所自有者而吾莫之知盍
自此身之最近易者以啓其端乎曰心性本近易也反
之此身目之視本明耳之聽本聰遇親自能愛遇長自
能敬雖欲湏臾離之有不能離者曾有近易於心性者
乎試即動于四體最無意味者與子詳之手足形也手
之持足之行氣也手足行持其麻絡條緒秩然不亂者

理也行持之氣之理一齊俱在無後先無餘欠無間隙也隨其輕重而舉手以持之隨其險夷而舉足以行之手足由其主宰而炯然不昧者心也手之持也自然而卷舒足之行也自然而疾徐不待安排布置而恬然順適原自有天則者性也行持隨其感觸而順以應者情也或一念在持或一念欲行者意也意將動于行持而其初甚微者幾也于其所當行持而經綸紬繹者思也率其自然行持而日用不窮各有攸當者道也或行或持變動生生而不息者易也流行于行持之間而妙用不測者神也知其所當行持而灼有定見其知覺本之心也順其知持知行之自然而不由揣度非性之知性之覺乎能其所當行持而卓有定力其才能本之心也順其能持能行之自然而不俟矯拂非性之才性之能乎惟其一本乎自然之性此所以謂之良知良能此所以謂之良心也然行持各有定分手足統之良心其所以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自天而言默有以宰是行持者帝也即一行持之未其確然仁者乾也隕然順者坤也渾淪冲漠而莫知其端倪者太極也要之一物異名推而廣之不可窮詰其實只手持足行之一端心性具備所以孔子謂人者天地之心孟子謂形色天性何必舍

人身之近易而求心性於空寂之歸也雖然惟其一物
異名則名愈多而實愈離異學淪虛寂俗學汨煩難其
所以渾虛實通寂感合有無隱顯而一貫者不可得而
名故孔子于大學統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名之爲物
大學之道其要只在致知格物安得真從事于心性者
與之共此格物之學

蓋心知性

千古發明心性之學至孟子七篇盡之矣論本源則
性善是也論工夫則求放心是也合而言之則盡其
者知其性是也然心未易盡也惟反覆七篇以研
則盡心之旨尚易明焉何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
皆擴充若火燃泉達則足保四海以心本無窮故
之功亦無所不用其極而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是盡
之云者非徒完其太虛之量已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
然而不可以他求也若親喪固所自盡之謂也自不忍
達之於其所忍自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克類至義之盡
直至穿窬之類乃盡之之道也如舜盡事親之道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要亦自盡其心耳然心本人所同具宜
乎人人能盡之也而盡心者盡其人此曷故哉人自
昧乎孩提知愛知敬之天性耳彼人生而靜已上不容

說纏說性便已不是性性果終不可知哉蓋真知雖原
于自性而稽諸七篇之中以反求諸身亦自有可知者
在焉是故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
利非他也即所性之自然而然而者不出一毫矯強增損
各當其天則是也亦非自孟子始也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率性非故之利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好德非故之利歟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孟子言性之大旨也仁義禮
知其善之蘊于性者渾然寂然未易以形容而惻隱辭
讓羞惡是非其善之見于情者油然燦然不容以終掩
情一出于自然故之利也人性自然之善不可知矣乎
是即不慮不學而愛敬之出于自然者驗諸孩提爲本
良則知親親長長而仁義之本乎自性者達之天下爲
不異信乎自然而然而性之所以爲善人自放其心而不
知求耳會而通之求放心若專舉夫學問之功然必本
之仁人心也則是求放心正以求仁而言盡心即所以
言性善矣道性善若專指其本然之體而稽之成覿顏
淵公明儀則有爲者亦若是何嘗遺盡心哉凡乍見怵
惕不脛蹙蹙不忍齧鯁無非即故之利以明性善使人
自盡其心焉耳故又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于心其

旨更約而顯也不止此也言心而曰良心本心仁義之心不忍人之心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存心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不失赤子之心合盡心知性而一以貫之其言益諄諄矣否則云大人不失其心可也曷爲而云不失赤子之心哉心本同也曷爲而指禮義爲同然之心哉得意忘言顧人之深造自得何如耳或曰心性體本一致故知盡功必相須也明矣然性不待乎思爲乃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何如曰思以通微正以通乎所知所盡之竅妙也故云仁義禮知非由外爍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思則得之即得乎仁義禮知之理此才之所以善也盡心即盡乎所性之善苟思有不處其何以知而盡之况易謂何思何慮一致百慮正謂此也或曰故本利情本善也盡心不廢乎思而大學正心必先誠意意與情有別歟曰情者性之見也感之即通原不待乎思維意者心之發也起必有爲每積成乎念慮可見性情皆屬自然情雖萬感不足以累性心意必有運用意或一滯多足以蔽心虞廷危微孔門操舍皆致微於斯也敢謂心意性情本一物也字義偶有不齊而弗之講哉或曰生之謂性不免認氣以爲性矣孟子即夜氣以驗良心

而善養浩然之氣所以不動心也且人心之靈乘氣機以出入而氣無與于性歟曰試觀六合虛曠昭融物我天地混無間隔氣外無性離氣則性亦何從而見之哉故孟子指平日之氣以觀仁義之心仁義即性也配義與道勿助勿忘養氣非養性而何或曰心性固宜明辨而盡心知性或各有所長亦有不必要兩全者歟曰既真知爲物不貳不貳之則不是矣柰何仁知異見頓漸各宗故世之言盡心者多雜以智力反嗤知性爲玄談所以縱能強制亦可謂難矣而終於神理自增障蔽世之言知性者率尚乎玄虛反鄙盡心爲強作所以一遇經綸紛錯不免隔碍虛空則又惡足以治天下國家其也懋掀揭之雄圖恣色空之妙解標門立戶似有足觀其既也氣墮于持久見墮于空觀影響馳驅竟無實得幸而孟氏之教具在也浮靄安足以蔽中天之赤日哉窮理盡性至命

學必反諸已而後可以全其真必原諸天而後可以求其至非岐已與天而二之也言本諸天非不宏衍而與邃也苟不着已未免爲玄妙之虛談行反諸躬非不忠愿而切實也苟不知天未免爲安排之懿行此學之所以無成也况大成乎是故言學至於窮理盡性至命無

餘蘊矣然民自初生至未終知有已而已矣已之所以
生生于宇宙間者非理性命乎是理本已之理也性本
已之性也命本已之命也不待外求而自足由已不由
人者也况其在已者孰不知理爲天理性爲天性命爲
天命而一毫人力不與哉但吾之所謂反已本天非徒
妙解玄見已也必用力克已真知一切之皆天奉天時
行真能一切之由已庶乎理可窮性可盡命可至而血
氣心知純乎天矣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命卽性理之
本原也一陰一陽繼善成性性卽命理之賦受也坤漠
無朕萬象森羅理卽性命之條理也窮之者毫髮瑩徹
窮其性命之條理萬殊一本也盡之者元善完足盡其
命理之賦受萬物一體也至之者天人合真至于性理
之根本萬化一原也可見命也性也理也卽天也卽已
也性命理外無天亦無已也真信此者則理之窮窮已
之條理無淆雜焉而事物皆天理也性之盡盡已之賦
受無餘欠焉而形色一天性也命之至至已之本原而
安汝止焉盈虛消息一天命也妙三無而非寂總萬有
而同歸故程伯子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一物也又曰
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第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
窮得理則性命亦可了何也譬之木焉萬派朝宗於海

則窮矣會萬派而點滴不滲則盡矣水到海而源流渾融淵淵浩浩莫知涯涘斯其至矣學必如是已一天矣無纖毫人力矣孔子五十知天命知我其天豈易言哉雖然下學于此信未易言而上達者達此耳外此非聖學也世之學者則不然非尚知見而了徹乎圓空則好鑽研而剖離乎元樸聰慧卓絕者亦知命性理一而已矣謂不睹聞其體也無思爲其用也勿忘勿助長其功也無可無不可其極也聽其言似乎知性而知天而反諸身則全無所交涉矣故稟賦顛惑者類視此爲空寂而于天下事事物物必殫精竭思以析其精如命本一也則曰命有以理言者元亨利貞各有條緒有以氣數言者窮通夭壽各有限制惟命既有二則不得不曰如之何而以義安命聽其氣數之適然如之何而盡心知一命以窺其性理之本然茲皆賢知之士也寧知其原一分則其支派可勝言哉故以理氣分命不得不以理氣分性有所謂天地之性仁義禮知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有所謂氣質之性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然而氣質之性又有剛柔善惡之差有得木之性則偏于仁而或塞於義有得金之性則偏于義而或塞于仁禮知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其間雜揉又萬有不齊故今之

論性者何止三品而知性愈難也嗚呼五性感通善惡
分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荀子性惡之說幾與
孟子性善之說交相勝矣所以曰善惡皆天理也惡有
惡之理置勿論已如仁義禮知各有條理有仁之仁仁
之義仁之禮仁之知有知之知知之仁知之義知之禮
身心萬善已不可窮詰矣且有一物即有一物之理也
如木有木之理得水則生得土則榮得火則燃得金則
尅之類高下散殊群分類聚可勝窮哉且在物爲理以
吾心之心窮物之理縱殫生平精力以研磨而強探之不
能究竟萬一又何有於性之盡命之至也雖皮之自視
非不曰反諸已本之天也其實竭在己之力而與性理
之自然者相背馳窮在天之理而在己之性命無與
也後世聖學鮮人有曰然矣或曰窮理盡性至命信一
以貫之矣孟子知天事天立命非三等之學歟曰知天
即窮理之謂事天即盡性之謂立命即至命之謂而能
立斯可至也孟子本欲一之其如後儒紛紛好異何

性理幾善惡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
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
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

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
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于一途而保有天命矣于此可
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
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
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
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
維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

幾善惡

道具於性學莫要於知性惟知其性則知幾其神矣是
故知幾之學雖自孔子發之邈之虞廷其君臣相徵戒
一則曰惟時惟幾一則曰惟幾惟康幾之有關於學也
亦切矣哉嘗讀性理見幾圖一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若有類于胡子同體異用之說周則善出于正惡則出
于偏而胡則善惡並出其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然
善惡果二幾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幾即其動而未分
有無之間者也性非機之原乎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萬事出矣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以善惡
言性亦以善惡言幾也然聖學莫不以孔子孟爲宗也孔
子言幾乃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言性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惟

其以善言性故以吉言幾未聞吉凶之並見也子孟子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以怵惕惻隱之初動者驗人心之本善也若轉念而有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則非乍見之初念矣又論仁義良心而觀之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亦以好惡之初動于平旦者驗人心之本善也苟非梏之反覆遠禽獸不遠者未聞平旦發念之即惡矣是孔子血之言一歸於善周與胡意雖不盡同而同歸于善惡之相兼也今反身默識其初發之機果吉之先見乎好惡相近之幾希乎抑亦善惡之並見乎然仁義禮知信性也五行各一其性則木仁火禮金義水智而土信也果陽多者剛陰多者柔稍多者偏甚多者惡此所以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乎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所塞而不發斯人也果屑于嗜蹴之食而其受之乎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斯人也果乍見孺子入井而必無怵惕惻隱之心乎况性之剛善柔善者則幾之所發果一於善也抑亦有惡幾乎剛惡柔惡者幾之所發果一於惡也間亦有善幾乎使幾之發動一由於剛柔善惡之性

則又何取於幾也耶凡若此者皆因其辭而反覆以辨明之也如以其辭而已矣則周與孔子孟之旨信乎其不同矣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會其立言之意觀之圖說所謂太極通書所謂誠所謂中是即性之統體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真信其純粹而至善也則所謂五性感動剛柔善惡不過自萬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各具一性者言之而幾善惡又自萬物各具一性之流行不同者言之若其大本大源則誠與太極之謂也合圖說通書之全而不泥其辭周子與孔孟何異哉且通書首章其論性命之原固有所自而幾善惡之下即言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而其所以分五性別善惡者不可以意會也耶不然五行在物本不可以同乎金水不可以同之火其性似不可合而五德之在一人統謂之性其未感動之前則仁義禮智信且莫得而名之又焉有善惡之分耶讀周子圖說通書惟會其原於誠與太極而性善之說亦無容辨矣或曰義理之性一于善氣質之性善惡無其旨意本有不同至謂幾為言之先見非神之不知而幾善惡正以勉人之去惡還善也言雖

不同何傷哉殊不知義理氣質無二性也性善幾亦善者一也若曰性既有義理氣質之分而氣質之性又有剛柔善惡之別則性已分之爲三矣剛善柔善剛惡柔惡其幾又有善惡之辨其參差不齊又何止萬殊哉此孔孟之言所以簡而易也噫聖人與塗人一者此性也此幾也塗人可爲聖人者亦此性也此幾也雖拘蔽染汚之極可以反而之善者亦恃此性此幾有未盡泯者在也若謂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善是幾惡亦不可不謂之幾則是以初念與轉念而並言之曷若清其源使流自不濁者之爲愈哉譬之論宗法非謂宗中無

嫡庶亦非謂小宗之嫡庶可無辨也其要莫先於立宗子焉惟追原始祖所自出而大宗之派惟嫡惟長則宗子立而宗人之正出旁枝自有能別之者苟宗子混於宗人之中而嫡庶難明祇欲日日講明宗法吾不知也吾欲由孔孟之教以求明宗法云耳曷敢於濂溪先生致毫髮疑哉若曰人皆有不善之幾學當遏人欲存天理此明善復初之教也凡有志于學者誰得而背之

研幾

書有幾康時幾萬幾之訓易有見幾知幾研幾之教幾之所係誠至重也孔子曰吉之先見周子曰幾善惡前

已詳之矣又曰幾者動之微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得
非指人心初動之念而言之乎夫道心惟微念雖動而
未形有無之間何其微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所以孔子許其庶幾而証諸不遠復也然則
動而稍涉於有形則非微矣非微則非幾矣彼以念動
爲幾者寧無辨乎但知幾其神乃在乎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而上下之交特夫人日用之常耳幾果專指初念
而言之乎中庸謂至誠如神善不善必先知者則由是
乎蒼龜動乎四體而四體所動之微卽幾也屯六三曰
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君子幾不知舍又以事幾矣邑
斯舉矣翔而後集引伸觸類何草不然心無內外幾亦
無內外也何也念之微動于中者未嘗不暴著其形迹
事之微動於外者未嘗不著察于淵衷故周子亦謂幾
動于彼誠動于此則彼此內外几動之微何莫非機何
莫非心也此所以一日二日萬幾而無時無幾惟幾惟
康知之宜先見之宜豫也否則動而旣形卽涉粗疎周
書惓惓於冒貢非幾之戒正以非幾則其動已顯不微
則凶已彰又安足以窺有無動靜微顯之神道哉雖然
知幾其神矣夫何事于極深而研幾也蓋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信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逝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

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

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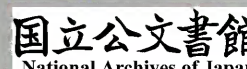
陳淵問揚

仁之名者矣

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

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之類有仁則心與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之以喜怒哀樂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

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直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



皇迫躁而無沉潜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古今言仁考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禮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有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仁之爲器重且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難乎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斲而後已

大學傳曰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中庸曰脩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力行近乎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

圖言編 卷七十一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成之管仲不灰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成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由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由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及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於仁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一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鷄大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

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待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湏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九者善之長然亦湏通四德以言之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

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仁者必愛指愛
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鷄雛此可

觀仁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

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之用也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

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

由之乃仁也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仁則一不

仁則二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

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

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

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

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

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

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

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

已 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放之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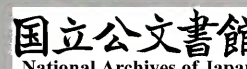
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
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
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
見矣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
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
事時有此氣象方可好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
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
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
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

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非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曰荅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荅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且若合而言之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



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天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自行其性仁爲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一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

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
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足是說也更
熟思之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
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
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也發之際四
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周
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仁而
爲衆善之長也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
從那根上來

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着便分明一身
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
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
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
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
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
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

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夫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

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
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
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
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
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
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
大泥了愛人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孟子
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
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掩了一向求高

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
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
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知覺純是
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
固能與萬物爲一體謂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
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
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已
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
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
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

其實也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闡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抵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体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問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言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一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

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
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
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
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
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
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
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
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
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
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
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
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
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
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
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
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
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
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
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

者至矣可深味之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曾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

敬軒薛先生曰念慮一毫雜妄卽非仁便當克去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陽明王先生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訴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處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全體

之訴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訴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陽明子曰大人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鰓鰓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

惜之心焉是其仁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顛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中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大人之學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仁總論

學莫要於求仁論語二十篇聖賢問答莫非求仁之方而仁之所以爲仁聖人且罕言之矣仁豈易識哉昔之人有以愛與公與覺言仁者皆不足以盡仁也朱子則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知而仁無所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用爲萬善之長也論仁之理

亦既詳矣獨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說仁者曾有親切簡明如孔孟者乎但不識人之所以爲人其何以識仁也是故天地細縕萬物化醇惟人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獨得其秀而最靈者焉精氣爲物形之謂也游魂爲變神之謂也形神渾合活潑潑地人之謂也故細觀人之一身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及爪髮之細內而髓精血液五臟六腑以及神氣之靈統同而融會爲一身焉此身自頂及踵周流貫徹生生不息故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臟腑之運化經絡之管攝血脉之流注雖各一其職而聯絡以共成一體無毫釐隔礙此其所以爲活人者何也仁也無故毀傷其肢體拔一髮斷一爪卽痛徹渾身此心有不忍焉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自知覺者何也仁也卽六尺之軀爲一元之會四端萬善悉從此出人者仁也不信然哉斯人也設病痿痺則手足吾之手足也痛癢若不相關便爲不仁之人矣知痿痺爲不仁則仁卽人也斷可識矣一人如是人人皆然人固如是大而天地微而萬物亦莫不然所謂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非以仁爲美而有意以爲之也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混混沌淪淪本同一氣無有間隔故

不獨骨肉至親恩愛浹洽如手足之衛頭目腹心之顧
四肢一或觸之自然萌動此裏自有不容已者觀其遇
孺子入井而倏然惻隱遇鳥獸哀鳴齧棘而倏然憐憫
遇草木摧折而倏然矜恤遇瓦石毀裂而倏然顧惜雖
由親及疎不無差等而不忍之心則一而已矣故曰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而謂之體謂爲愛之理發而謂
之用謂爲愛之施統而言之人之心也猶元亨利貞統
之爲乾元坤元大生廣生而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惟
其人人同此仁體所以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莫不知愛
其親者此也所以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要只在不失赤
子之心者此也所以慈母不待學而後嫁自能保養赤
子者此也所以八荒我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而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此也所以萬物皆備
於我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者此也所以形色天性而踐形惟肖骨肉都融與道合
真而爲天下之完人者此也否則一或不仁不特隔形
體分汝我視至戚若仇讎甚則縱耳目之欲雖毀傷軀
命而不顧自暴自棄雖有仁者亦無如之何矣雖然人
特弗之思耳彼一肢一節或痿痺不仁則不遠秦楚之
路必求良醫以自療治而渾身麻木不知痛癢乃不思

求明師爲之鍼砭其惻隱之心安在哉知所以惻憫孺子鳥獸草木以及瓦石而忘自惻焉胡爲乎不自愛也不自覺也不能公此身于天地萬物中而自戕其生生之真機也人之甘心不仁一至此哉噫孔子之爲人也發憤不戢故中心安仁回之爲人也竭才服膺故不違仁善乎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萬世爲人之極則也後儒止以公理視仁不教人以人道自盡天下鮮仁誰之咎哉

道

古今言道德總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書洪範篇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之道，道賈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鳴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第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
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
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
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夫道一而已
矣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
也墨氏蕪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
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
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也也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
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賊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說滅熄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
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韓子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

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為民

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

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焉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周子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虧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繫辭

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其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語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而言非道也

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道之外無

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坤

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有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掛引入來教入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稿木心使如灰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旣如稿木灰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張子曰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性細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

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坤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

邵子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

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峰胡氏曰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得而問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朱子曰這道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渴飲食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與只是

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鸞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刻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

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
養者養此而已 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
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

樂庵李氏曰道非事不形非道不行 道一而已而以
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也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
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
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
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
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當其可卽是道

盖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
陸子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
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道遍滿天下無些少空
缺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
與他間隔了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所
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草廬吳氏曰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
猶水之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

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出或入器與水未合也
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爲器所
有矣人之於道猶器與水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
以凝之則道自道自我道豈我之有哉

困知記曰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
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
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試以此
言潛玩精思久久自當有見

道總論

道一而已矣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其
道一也是道也統攝三才流行萬化自一息至不可終
窮自一毫至不可限量悉由之以綱維而主宰焉世有
治亂道不因之以污隆人有聖狂道不因之而增損雖
罹秦坑焚之慘而道如故也然由秦以降志道者率病
于多岐何哉韓子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
三其教既三從事于其教者安得不岐而三之哉孔子
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統天地造化言之也程伯
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

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信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道道卽器也故下文卽舉繼善成性而仁知不可偏藏用顯仁而德業所畢備言道者斯其準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也下文卽曰修道之謂教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皆此意也可見仁義人之性也言立人之道舉性之仁義無餘蘊矣何也日月星辰雨露雷成象於天

者萬有不齊而立天之道陰陽盡之矣水火山川土石草木成形於地者萬有不齊而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君臣父子男女飲食體備於人者萬有不齊而立人之道獨不盡於仁義乎哉况舉仁義已該夫陰陽剛柔此道之所以一也孔子孟而下惟韓子原道亦自仁義言豆之雖指博愛以名仁遺格致以言大學而以仁義言道則確有定見曰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道易明其教易行也又斯言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必不得
其傳焉觀其前舉文法居食若不過斯道之粗迹後叙
堯舜相傳又莫窺斯道之淵微而其源一本諸仁義之
德古今論道莫詳于斯矣何後之名道者各一其辭云
動而正焉之謂道云變通之謂道云自理言之謂之道
云大和所謂道云當其可卽是道云由氣化有道之名
不各有攸當終不若韓子原道只自仁義言之此其切
著明匪特確遵孔孟遺訓人人皆可與知而與能焉使
其言一定不易卽此可以閑先聖之道可以放淫詞息
邪說距詖行而佛老之學不攻自破也惟儒家意見雜
出各一其說故佛老之徒敢爲高論以乘之殆將率天
下人盡歸之無爲無着虛寂湛靜而後謂之道也已盍
觀其言乎曰道可道非常道曰道之爲物爲恍爲惚曰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曰道自虛無生一炁此非老氏家
之言乎曰道無方體隨緣自在曰道越三空不可思議
曰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曰如來自在力無量劫難遇若
生一念信速登無上道此非佛氏家之言乎是其教各
以虛寂爲宗則學其道者不得不脫離父兄妻子以求

其所謂虛所謂寂而與聖人仁義之教視之皆恩愛抗
塹恐遠之不暇矣雖然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
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人仁義之途
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
雖愛親敬長百姓尚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
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易道之所以一也若二
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爲妙道曰旁日月挾宇
宙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曰允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
場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大空頓超三界如之何可同日
語也合而觀之道若大路人豈難知昔孟子于學仁學
義之偏者尚懼流弊至無君父今海內高明俊偉悉其
心無君無父之教是誠何心哉噫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莫此時爲甚故余于韓子原道深有取也

達道

中庸之道何道也天下無人外之道也天下無人外之
道又豈能遠人爲道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道也費而隱微而顯雖聖人有
所不能盡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而爲夫人率性之常
也但仁智各一其見百姓日用不知所以有過有不及
而素隱行怪廢于半途此中庸不可能也孰知道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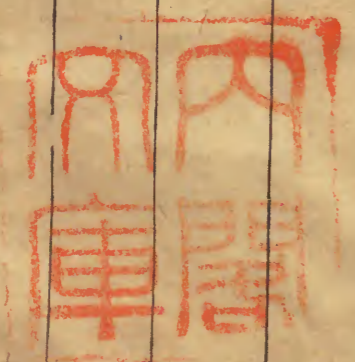
可離而人自離之哉欲修道者果知道不違人自造端
夫婦以至子臣弟友之倫本之爲庸德之行行而世爲
天下法本之爲庸言之謹言而世爲天下則脩道之教
于茲立矣然又謂和爲天下之達道何也喜怒哀樂斯
湏不能去身者也人于日用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
君臣朋友未有一日能相離者應接間其能斯湏離喜
怒哀樂之情乎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隨其所接固
盎然太和之克周也使一有不和則雖欲宜兄弟樂妻
孥求父母之順也難矣安望其獲上而信友也然亦非
待喜怒哀樂之發方知所節也未發之謂中夫固天命
之性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正以時時此未發之中時時此天命之性則喜怒哀樂
自爾中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自莫不和天地萬
物自然位育而四達不悖矣是故謂之中庸者一中以
爲日用之常達之天下不可湏臾離也譬木之根水之
源其枝葉花實固榮謝開落不常而根自生生之不窮
其盈科放海固波瀾流注不一而源自混混之不竭斯
道達之天下一由天性降衷者以立其本此所以無所
不達而爲率性之道也特君子自戒懼中來而中和位
育乃其常事若無所忌憚卽爲小人反中庸矣雖然人

知道不外乎倫矣不知即吾天命之性人知道不外乎情矣不知即吾未發之中此子思子所以必推本言之之意也夫何中庸之道不明于後世廼自以為求道于天命之性淵淵乎無聲無臭而已矣謂父子兄弟為假合之相而必欲斷絕乎人倫自以為求道于未發之中默默乎不覩不聞而已矣謂喜怒哀樂為恩愛之私而必欲寂滅乎種性道其所道豈中庸不遠人之道哉達之一身一家且不能其何以達天下哉故曰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性道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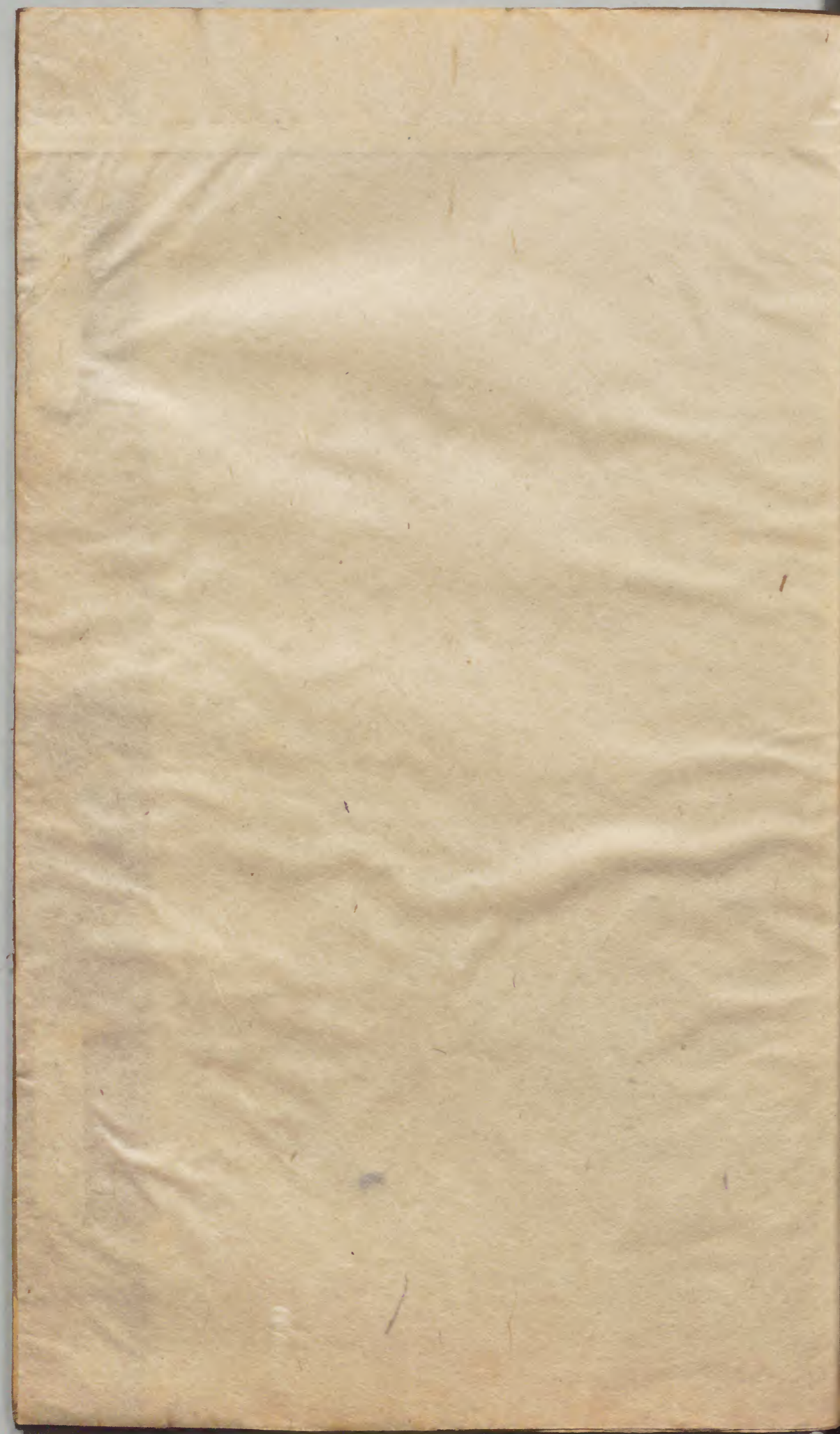
性道一也人所固有亦人人所各足本不俟外求而後明以其所固有各足者證諸聖經亦非無徵而不信是故有先言道而後性者有先言性而後道者究其立言本旨各有攸當也後世乃歧性道而二之老氏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佛氏云性覺真空性空真覺言道不言性可也而道則一歸諸虛言性不言道亦可也而性則一歸諸空諸儒每兼言之未免認氣質為性情方法作用為道此所以性道愈晦無怪學術多岐人人得逞一見橫一說標立宗旨俾志士莫知適從曾魯馬各任意識馳騫而失彌遠也孰知信而好古聖謨自有不容紊者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得其
 先言道乎然此自天道言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
 其各正故論語謂之性相近也豈專指生之謂性混人
 與犬牛而一之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
 非先言性乎然此自人道言又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
 道也惟其道合內外故易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惡可
 一歸諸虛無空寂且執一廢百莫可勝說也即此觀其
 會通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性
 也即天道之陰陽也原無天人之殊無先後之別性即
 道道即性也昭昭矣惟知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
 謂無善無不善可乎惟知率性即道而五倫天下之
 達道也彼謂道可道非常道可乎惟知性善本相近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則道必根諸天性斯道不可離性必
 顯諸道義斯為達道凡岐而二之者皆非真知性道者
 矣雖然堯舜性之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
 可以為堯舜



圖書編卷之七十九終

六終



圖書目録

卷

六

四十一

